

王世紀云在位二十年。通鑑外紀云在位十年，又引皇甫謐說在位二十五年。後世皇極經世諸書復推算為十二年，世多視為定說。然今存世有趙曹鼎第二器，其銘云「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，龔王在周新宮，王射于射盧，龔王即恭王，謚法之興當在春秋中葉呂後，此之生稱龔王，猶獻侯鼎之生稱成王，宗周鐘之生稱即王，通殷之生稱穆王，匡卣之生稱懿王。本器明言恭王有十又五年，彼二十五年說與二十年說未知孰是，然如十二年說與十年說則皆非也。視此可知專據後代曆術呂推步彝銘者之不足信，蓋其法乃操持另一尺度以事剪裁，雖亦斐然成章，奈無當于實際。學者如就彝銘曆相互闡之關係，呂恢復殷周古曆，再據古曆為標準，呂校量其定，則尚矣。然此事殊未易言，蓋資料尚

初序

未充，而資料之整理尚當先決也。

余于年代之推定則異是。余專就彝銘器物本身呂求之，不懷若何之成見，亦不據外在之尺度。蓋器物年代每有于銘文透露者，如上舉之獻侯鼎、宗周鐘、通殷趙曹鼎、匡卣等皆是。此外如大豐殷云「王衣祀于王，不顯考文王，有為武王時器，小孟鼎云「用牲鬯，禘周王，王成王，當為康王時器，均不待辯而自明。而由新舊史料之合證，足呂確實考訂者，為數亦不鮮。據此等器物為中心，呂推證它器，其人名事跡每有一貫之脈絡可尋。得此，更就文字之體例、文辭之格調，及器物之花紋形式，呂參驗之，一時代之器，大抵可呂踪跡，即其近是者，于先後之相去，要必不甚遠。至其有曆朔之紀載者，亦于年月日辰間之相互關係，求其合與不合，然此僅作